

荷花塘

贾平凹 著

短篇卷

中短篇小说年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贾平凹

中短篇小说年编

短篇卷

荷花塘

贾平凹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. 短篇卷. 荷花塘/贾平凹
著. —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209-11197-3

I. ①贾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0786号

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 短篇卷·荷花塘

贾平凹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65号
邮 编 250002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印 装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70mm×240mm)

印 张 21.25

字 数 350千字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

ISBN 978-7-209-11197-3

定 价 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作者简介

贾平凹

1952年出生，陕西省丹凤县人。陕西作协主席，中国书协会员，当代著名作家。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奇才，被誉为“鬼才”。他是当代中国一位最具叛逆性、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，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作家之一。在长篇小说，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，都有经典之作广为流传。其作品曾多次问鼎国内国际文学奖项，不仅在我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，而且得到了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和读者的广泛认同。



内容简介

“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”收录作者1973年至2013年四十年的全部中短篇小说作品，其中分为短篇卷四卷，中篇卷六卷，时间跨度及篇目完整性超越以往其他任何版本的作品选集，是呈献给读者的一场既可速食又可细嚼的文学盛宴。作品集用“倒叙”的方式给读者以新颖的阅读体验，根据创作时间由后往前进行编录。

装帧设计：刘 静
特约编辑：张 娜
责任编辑：王 路 范春雪 刘 晨

中短篇小说年编

贾平凹



■ 出版前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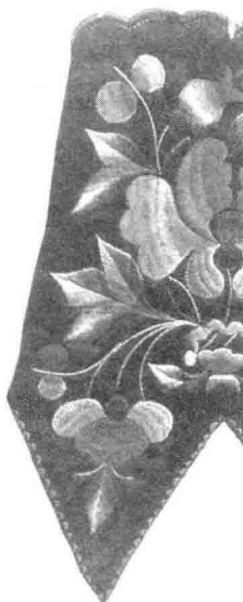
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既善于长跑（长篇）又善于短跑（中短篇）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。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写作语言朴拙，叙述耐心，故事温厚，细节里栖息着土地的芬芳和人性的美好。贾平凹最早便是通过中短篇小说创作来奠定其江湖地位的。

“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”收录作者1973年至2013年四十年的全部中短篇小说作品，其中分为短篇卷四卷，中篇卷六卷，时间跨度及篇目完整性超越以往其他任何版本的作品选集，是呈献给读者的一场既可速食又可细嚼的文学盛宴。作品集用“倒叙”的方式给读者以新颖的阅读体验，根据创作时间由后往前进行编录。从《倒流河》开始到《一双袜子》结束，岁月逆行往事追溯，喜怒哀乐不胜沧桑。



目 录

- 岩 花 / 001
文 物 / 011
深深的秦岭里 / 015
眼 睛 / 026
保京上任 / 030
端 阳 / 042
琴 声 / 046
日 历 / 052
她 / 055
派 饭 / 059
南庄回忆 / 064
夏诚与巧姐 / 072
夏芳儿 / 080
石头沟 / 087
“茶壶”嫂 / 092
满月儿 / 098
黎 明 / 107
春 女 / 115
“罪犯” / 118
“交代书”上的画 / 123
隔壁那家 / 126
泉 / 131
威 信 / 136
“张家大斧” / 141





- 老师不在…… / 146
第五十三个…… / 150
第一堂课 / 155
猪场夜话 / 160
果林里 / 164
姚生枝 / 169
菜园老人 / 176
铁手举火把 / 182
春暖老人 / 192
清油河上的婚事 / 196
闹 钟 / 210
乍角牛 / 215
新来的伯伯 / 219
帮 活 / 225
水 / 230
选不掉 / 236
车过黄泥坡 / 240
深山出凤凰 / 244
参观之前 / 254
兵 娃 / 264
小电工 / 274
小会计 / 283
荷花塘 / 296
小河的冰哟…… / 310
曳断绳 / 315
队委员 / 318
弹弓和南瓜的故事 / 322
一双袜子 / 331

■ 岩 花——驻队杂记

一九七七年正月，工作队进驻了大白杨公社，把小马分在白灵村。小马是从大学政教系毕业不久的学生，戴着一副白边眼镜，热情很高，但是工作好长时间进度不大。那时节，“四人帮”粉碎不久，人心向上，但整顿烂摊子还须下很大气力。白灵村几年来，队长年年选，年年换，都嫌是恶水罐子，没人上场。小马费了好大劲，硬选了张家老七，也很不理想：老七好面皮，本家子弟多给他脖下支砖头，说不起话，社员中怪事就出得多。别的村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生产新局面，白灵村还是没头绪。小马就在村里办了一个“第五类学习班”（地、富、反、坏分子是四类）——每一期十天，劳动不记工分——碰着村子里谁要是落后了，就说，再“搞”，让你进第五类学习班去！

三月初七，公社工作队队长老陈到白灵村来，小马汇报了工作，就让老陈在队部歇着，他就急忙到工地去了，他说他一晌不在，就会出乱子的。

老陈在房子里躺了一会儿，就听见门外有咚咚的声音，一会儿停了。他正要合上眼，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，他就出来在台阶上往外看，原来是五六个妇女在门前的路旁挖坑栽树，都是些婆娘儿们，挖一个坑儿，坐下来歇一气儿。

他便到后院里遛起步来。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那声音才停了。他要走回房间的时候，看见那几个栽树的婆娘儿们，蹑手蹑脚地站在房间外想要敲门，但谁也不去第一个敲，在那里无声地推搡、努嘴、跺脚；末了，有一个才伸出一个指头，轻轻地叩了一下，就又缩回了手。老陈看得好奇，正要出声问，身边

突然爆发了一阵哈哈笑声。那些婆娘儿们回过头来，看见了老陈，哄地就逃散了，那笑声就越发荡漾开来。老陈扭身一看，一个三十左右的女子，正倚在廊柱上，笑得弯了腰，见老陈看她，便面对墙去，嗤嗤的笑声从鼻孔往出喷。

这女子穿着浅花棉袄，很得体，辫子在后脑勺上高高地盘起，中间扎着一根染红的竹棍儿。老陈想，这女子倒胆大，别人都跑了，她不跑，对着生人这么大声笑。他问：

“她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她们要找陈队长。”她回过头来说，眼睫毛很长，波光流动，“你认识陈队长吗？”

“找他有事儿？”老陈问。

“我要告他哩！”她说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老陈，“请你捎话给他：他们工作队为什么犯政策？”

老陈“噢”了一声，就过去推开了门，在屋里说：

“进来谈吧。”

那女子就走过来，却站在门口，说：

“你快把窗子打开吧，我就站在这里，你就不用害怕了！”

在乡下，一个男子和青年妇女在屋里交谈，为了避闲话，都习惯将门窗敞开的。但老陈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女子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岩花，你不知道呀？陈队长！”她突然说，“我早知道你是陈队长了，我讨你一句口话：马同志为什么把我送进第五类学习班？”

老陈沉吟起来了：办第五类学习班的事，他已经知道了，这次到白灵村就为这事来的，果然问题还很严重哩。

“学习班里是什么人，媒婆子，是非精，三只手，可我成了泼妇！什么叫泼妇？见不得齜齜事，心里又不搁，不会说悄悄话，就是泼妇了？还说我不会生娃，却长得漂亮；长得漂亮是爹娘的事，也该是我的错吗？我不服他马同志，他要给我揭这泼妇皮！”

她说着，激动得眼角就红红的了。

老陈要她冷静下来，说事情要落实，是好人说不到坏人里去，至于办第五类学习班，是错误的，要立即取消。

岩花却站了起来，顺门就走了。那些唬散的婆娘儿们正藏在门道里探头探脑往这里瞅，岩花一扬手说：

“还看什么呀！陈队长把学习班取消了，都回去呀！”

婆娘儿们都跑出来，扛了镢头就走。路边一个额宽目小的婆娘正把一棵树栽了一半，丢下也跑了。岩花把她喊住了：

“小狐子！小心跑断四个蹄瓜儿！你把树不栽好你给我走？”

那小狐子掀掀如吹火似的嘴唇，只好过来又栽起了树，讷讷道：

“你这么积极，咋还进学习班！”

“你说啥？”岩花听见了，“你敢比我？你翻是弄非的小狐子，我伸出个小拇指头比你腰还要粗！”

那小狐子再没敢言语，岩花一直看着她栽完了，才吟吟地笑着走了，一转过巷子角，老陈听见她笑声又荡起来了。

下午，小马从地里回来，老陈提起中午取消第五类学习班的事，小马叫苦道：

“哎呀！别人可放，这岩花不能放！她是泼妇，村子里三天两头闹架，都少不了她，眼下正愁村里乱糟糟的，助长了她就更要坏事了！”

老陈就对小马说，她真是这么个角色，也是人民内部问题，不可这样对待。队里到底是什么问题，要抓主要矛盾，主要矛盾抓住了，什么事都好解决的。他说他准备在白灵村多耽一个时间。

“也好吧。”小马说，“你要多耽几天了，你也就知道了。”

老陈就在白灵村住下来，铺盖卷背到了饲养室，和饲养员跛子忠娃打对铺。这忠娃是岩花的丈夫，很黑，比岩花矮半个头，早先是一个泥水匠，有一次给一家立木房，从大梁上跌下来，摔断了右腿，从此干不了泥水活，就喂起牲口来了。他很老实，没有多余话。老陈谈起第五类学习班的事，牵扯到岩花，他就摇着头说：

“我那一口子呀，她爹她娘一辈子没守下个儿子，自小把她当男孩待，砍柴、灌园、揽羊，什么都干过，落下个野性子。嘴上没个开关，说话不让人，把人都得罪下了。……咳咳，这都怪我没管好。”

老陈已经知道忠娃在家里是怕岩花的，就嘿嘿嘿地笑了。这一笑，忠娃红了脸：

“人都说她泼，马同志也这么论理儿，可她是讲道理的，所以，我在家才

让着她的。”

老陈怕场面尴尬，就再没有笑，岔了话题说起队里的事，忠娃亮了亮嗓子说：

“一个家里，男呀罢，女呀罢，总有个拿事的，这么大个村子，没有能人出来领头嘛！马同志也够辛苦，磨破了嘴皮，硬动员了张家老七当队长，总想把各方面都能撮合一块，那是个软脖子，你想，能行吗？”

“你看谁行呢？”

“叫我看？”他噙着烟袋不动了，但立即又嘿嘿笑起来，“叫我看呀，这合适的吗？我也看不来。”

老陈就提出岩花来。

“那不行，那不行！”忠娃赶忙说，“她要行了，不得了了！瞧，她来了。”

岩花扛了一把锄，正要上工地去，头上顶了个家织的花帕帕，太阳底下，显得脸子美满，很白。忠娃就叫道：

“到工地了，多劳动，谨言些！”

岩花一笑，说：

“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买个口罩戴在嘴上呢？”

说罢，就从忠娃面前掬起一股风跑去了。

“你瞧瞧，”忠娃给老陈苦笑笑，“这个样儿，她能行吗？”

过了清明，麦子正在分蘖，天就早了。一个月里，整月整日刮那黄风，眼看得那麦叶梢儿发黄了，变枯了，人心里也刮起了火。每天一起来，就站在院中看天：四天高悬，东山头上照样烧一片瓦渣云。队里就开始抗旱了。工作一重起来，那张七队长就越发显得不得力了。这是五十岁的老头儿，人很精明，也太精明了，村里一应大小事情，和平了事，生怕得罪了人。村里复杂，怪事儿多，他也不敢说，实在看不过眼了，就绕着弯子巧说几句，且家族又大，侄儿侄媳的一大伙，又常给他脖子下支砖头，他就越发说不起人了。东塬五十亩地，他派了第一组车了一天一夜水，还没浇到头，明摆着是劳力上不齐，他也不说。

这一天，大伙已经在地头车了一个小时的水了，小狐子才慢悠悠地来上工，又光手空袖的，连个锨也不拿，倒手心捏个小圆镜，在手里吐着唾沫，一把又一把往头上抹。岩花喊起来了：

“欢迎哟！小狐子吃宴席也不带个帕帕儿来！”

小狐子就黑了脸，骂道：

“贱嘴！我给娃吃奶去了。”

“吃奶？”岩花说，“那你在家守娃娃嘛，你来干啥呀？”

小狐子说：

“在家你给我工分吗？你只要有娃娃也可以去喂嘛！哼，你还算什么好人？！”

岩花觉得小狐子在揭她不会生娃娃的短，就跳过来说：

“我就是好人，好人！我有啥错？我就不会生娃娃罢了！我就是生娃娃，我也不是你们这些混工手！”

那些经常上工迟，收工早的懒婆娘儿们，常受到岩花的“刺儿”，这阵又听她说出个“你们这些混工手”，就不满意了，都说：

“没生过娃娃，说话多轻巧！”

“羞人！连个娃娃都生不下来，是女人还是男人？”

“泼得厉害了，才生不来！”

“她倒管得宽，才从学习班回来几天，算是老几？”

岩花血上了脸，就说：

“算老二，二队长！怎么样？把你们还说错了，你们混工分，倒还有脸面了！小狐子你不回去取锨，这工你就混不成！”

“我就要混！”

“混不成！”岩花上前一推，那小狐子就势倒在地上，哭叫说泼妇打人了，就抱了岩花的腿。那些懒婆娘儿们也都上来，揉揉推推，偷空在岩花腰里拧一把。岩花怒了，脚下一甩，把这些婆娘儿们就甩出老远，叫道：

“有本事的来吧，岩花就是再进学习班，也要教训你们这些混工手！”

那些起哄的婆娘儿们都吓得不敢胡来了，偷偷溜进地车水了，只有小狐子哭哭啼啼的，回村去向小马和队长告状去了。

队长没敢来管，因为小狐子是他的三侄媳妇。小马来到地头的时候，岩花正在踩水车，裤腿高高地挽在膝盖上，衫子被风鼓着，在身后哗啦哗啦飞，像蝴蝶的翅膀。太阳西斜，正好对着水车，她好像踩着日头在转，正唱着歌儿：

天大旱，人大干，
建设农业现代化，
你是啥贡献——

春天流出一滴汗，
夏季多产粮一担。

那歌声好像不是唱出来的，是水车车出来的，也有水的润滑、清脆、晶莹了。岩花和小狐狸打过一架，小狐狸就怕她了，而且那些懒婆娘儿们也都怕她了。每次吃罢饭，她们正想回回娘家、上个集儿的，岩花就在门外喊她们开工了，她们恨她是“催命鬼”，但还得亮亮地应着。地头上，她叫她们去干什么，她们嘟嘟讷讷地骂一声泼妇，还是去干什么。一个时期内，劳力出勤很齐全，抗旱工作进展得很顺利。

老陈在社员会上表扬了岩花。她就显得更积极了，每天晚上，她就跑到队部去，给队长和小马说：西塬地草要锄了，牛圈的粪也满了，还有猪场的母猪该到配种的时候了，再不买批化肥施一次肥，麦田可真要减产了呢……啰啰唆唆地，一直要谈到半夜了，才回去。小马总是把门和窗子打开，她就说：

“马同志，你怕啥呢？我又不是肝炎，给你传染上了？”

三更半夜回去敲门，那些反对她的就说：

“成夜里疯跑，长那么个脸儿，给谁去骚情了！”

她听说了，并不恼，夜夜路过这些人的窗下，反倒哼哼唧唧地唱。

小马虽然表面上再没有说她什么，但心里还是不感冒她。老陈曾商量着说，是不是把岩花培养成队长，小马就摇头了：

“这使不得，她人缘太坏。”

但是，岩花买化肥的建议，小马还是采纳了。他就派了忠娃和两个社员，赶了一辆牛车进县去了。

下午，化肥拉了回来，小马、老陈、队长正筹划着哪块地里施多少，一阵咚咚的脚步声从外边响进来，却在门口停止了。接着，就见一个人影从门这边走过去，又从门那边走过来，终是没有走进屋，而且有了大声吸鼻子的声。老陈问：

“谁在门外？”

人进来了，是岩花，阴着脸，咬着嘴唇，一进来就靠在桌前，说：

“你们开会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老陈说，“有啥事？”

她却一阵紧似一阵吸着鼻子，几乎快要流泪了。老陈看这女子，从来还没